

笔墨人生

艺术轨迹与极地巨轮的相遇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志宏

在艺术的广袤星空中，每一位创作者都是独特的星辰，以各自的轨迹，勾勒出独属于自己的绚烂星河。而艺术之路，恰似一场没有尽头的奇妙征途，途中的每一次邂逅，都可能成为改写命运轨迹的关键节点。我，陈志宏，一位与书画相伴晨昏的追梦者，在岁月的长河中，亦有幸踏上了几段别具一格的旅程，其中与极地、航海的缘分，更是为我的艺术之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我自幼便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8 岁时，在家庭的熏陶下，我跟随父亲来到王个簃先生和丰子恺的同门朱幼兰先生家中学习书画。从那时起，每日临池习字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临摹历代大家的作品，我努力汲取各家各体之长，逐渐练就了较为娴熟的笔墨技巧。这段童年时期的学习经历，为我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在我的心中种下了艺术的种子。

1978 年，对我来说是艺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有幸与著名画家钱行健同室共事，开启了专业美术工作之路。在与钱行健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我不仅近距离领略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艺，更被他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所深深打动。在钱先生的引领下，我一步步深入到中国画的美妙殿堂，从习字、画工笔，再到小写意、大写意，他亦师亦父，对我的艺术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我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使心中那颗艺术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书画于我而言，是个人心意的天然表达，是我抒发情感、展现内心世界的重要方式。2013 年 11 月 7 日，当第 30 次科考队乘坐“雪龙号”出征时，我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领导的邀请，精心书写了两幅书法作品。一幅“乘风破浪”被悬挂在“雪龙号”的会议室，激励着科考队员们勇往直前；另一幅“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则悬挂在驾驶舱，为船员们在面对恶劣海况时增添一份从容与淡定。这两幅书法作品，一路陪伴着科考队员们圆满完成了 3.2 万海里的艰苦航程，并见证了我国在南极建立第 4 个科学考察站——泰山站这一伟大时刻。

为船员们送行的那一天，我紧紧握住船长的手，真诚地祝愿他们鹏程万里，一帆风顺。那次南极之旅，“雪龙号”不负使命，不仅圆满完成科考任务，还在救援俄罗斯遇险科考船、搜寻马航 MH370 失联客机等艰巨任务中表现出色，乘风破浪，有惊无险，立下赫赫战功。“雪龙号”凯旋后，2014 年 5 月 7 日，我满怀激动地来到位于浦东的极地考察基地码头，再次为“雪龙号”和船员们挥毫泼墨，绘写丹青，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船员们的热情让我深受感动，在现场，我几乎为每一位船员都留下了作品，那种热烈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他们对书画艺术的喜爱以及对我作品的认可。

随着极地科考事业在国内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对“雪龙号”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4 年 9 月 27 日，在“雪龙号”出征南极前夕，我有幸在船上举办了一次别具一格的书画作品展，成为我国第一位在极地船上举办书画展的艺术家。当时，我内心非常激动：“‘雪龙号’上能够展出我的作品，既让我深受鼓舞，也深感鞭策，我要用艺术家的浪漫情怀表达对极地的憧憬，抒发保护人类家园的美好心愿。”我还书写了“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这一名句敬赠“雪龙号”。

2015 年初，为了丰富南极科考队员的文化生活，同时也为了向工作在南极的各国科考工作者送上来自东方古国的温暖问候，我精心创作了 50 件“福”字赠给南极长城站。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入走进“雪龙人”的世界，深刻感悟南北极的“奇幻漂流”，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墨

情缘，传播极地科考的重大意义、极地环保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人的极地梦。

2019 年，新一代极地科考船“雪龙 2 号”在长兴岛江南造船集团建造完工。同年国庆前夕，我又非常荣幸地在“雪龙 2 号”上举办了个人书画展，并且我的书画作品在两艘“雪龙号”上都是被永久展示的。这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更成为了科考精神的具象化表达，让极地科考船首次充满了墨香，实现了人文与科技的完美结合，具有特殊的历史见证价值，也体现了艺术对极地工作者的精神滋养。同时，书画作品也成为连接极地科考与中华文化的重要纽带，特别是将传统书法艺术带到地球最南端，这种文化传播在国际上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我的这段经历，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极地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缩影，而我的艺术创作也始终如一地陪伴着这个伟大的成长过程，用笔墨生动记录了中国极地科考的辉煌篇章。此外，我还为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山站、秦岭站创作了书画作品，并被永久悬挂在这些站点，进一步加深了我与中国极地科考事业的深厚情谊。

通过将传统文化巧妙植入现代科考船，“雪龙号”成为了承载中华文化的流动载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着中国的艺术与文化魅力。我为 3 艘航母（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及 3 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中山站、秦岭站）赠送书画的举动，构建起了“海陆空极”四维文化布局，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广泛的文化传



▲陈志宏赠给辽宁舰的作品

播网络，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我深刻认识到当代文艺工作者完全可以在科技前沿领域开拓出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这种“可移动的文化地标”模式，为艺术如何更好地介入国家重大工程提供了创新范式。我相信，在未来，随着中国极地站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深蓝科考事业的蓬勃发展，艺术与科技之间的对话必将产生更加丰富多彩的成果。

此外，从 2017 年开始，我还积极投身于高校的文化艺术传播工作，在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数十所大学举办了 85 场个人书画展。我希望这些展览能够让更多的年轻学子领略到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魅力，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在他们心中播下艺术的种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未来的艺术道路上，我将继续秉持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与执着，不断探索创新，用手中的笔墨描绘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画卷，在艺术与科技、文化传播等领域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为中华国粹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作者系民盟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盟员）

风华录

让江南民歌“活”在当下

●任晓慧

8 月 2 日下午，2025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江南民歌大赛决赛在青浦区文化馆举行，饱含深情的歌声演绎着江南文化的诗意与韵味，也为传统民歌艺术注入新时代活力。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创作部音乐指导、民盟盟员宋频平受邀担任赛事评委，她同时也是“江南民歌”创、培、演孵化基地项目负责人，持续不断为江南民歌输送新鲜血液。

2007 年，宋频平在沈传薪、马莉莉等盟员艺术家的推荐下加入了民盟，此后始终在文化领域深耕不辍，在江南民歌的传承路上刻下深深的民盟烙印。她说：“我们完全可以把江南民歌作为一个切入口，深入挖掘源头，提炼其中的本土音乐元素、语言，甚至这一方水土的精神品格，用这些元素进行创作，把民间歌曲变成当代人喜闻乐见、具有当代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

宋频平的民歌之路始于上海音乐学院，师从中国民族声乐教育家、歌唱家，民盟盟员鞠秀芳教授。鞠秀芳对歌曲润腔的严格要求，让宋频平意识到民歌的“魂”根植于地域文化中：“鞠老师教我的《茉莉花》，在苏北方言中，‘茉莉’发音更偏向‘mè lì’而不是‘mò lì’，这个字加一点方言的语调，整个曲子色彩更鲜明了。再比如歌曲《太湖美》第一句的两个‘美’字，如果完全照谱子唱，第二个‘美’字的音如不加以改变，很可能被人听成‘太湖妹’。为了正腔，我把第二个‘美’字唱成‘来咪哆’。经过这样的处理和润饰，既把字音唱正了，又能使得演唱更加生动、传神。”



▲宋频平（左）和鞠秀芳（右）合影

宋频平曾经走访过一些民歌传承人，有的甚至都不识字，但是却能精准指出她歌词唱得不对。她意识到，真正的民歌一定根植于土地，是耳濡目染中自然而然迸发出的声音，流传在家家户户。

2013 年，安亭镇举办了“上海市民艺术大

课堂”——宋频平走进基层个人专场音乐会。《太湖美》《紫竹调》这样的江南民歌引发雷鸣般掌声，演出结束后，一位观众洋洋洒洒写了两页的表扬信，信中写道：“这些乡音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弄堂。”这场经历让她坚定了传承民歌的信念。“这些曲子那么好，但是现在大部分都是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鞠老师跟我说一定要把它们传下去。民歌不是凝固的历史，而是流动的生活。”宋频平说。

“改编民歌是需要改编者具备非常深厚的音乐功底，否则便激发不出它的生命力。”谈及江南民歌的现代转化，宋频平以彭程改编的《潮水娘娘》为例。这首改编自崇明山歌的作品，将传统旋律以世界音乐风格的手法进行表现，经龚琳娜翻唱后引发高度关注。彭程老师对民歌和现代配器的理解，仿佛“旧瓶装新酒”，成功打造出带有民歌元素的流行音乐作品。”她解释道。

2020 年，在宋频平的推动下，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牵头成立了“江南民歌”创、培、演孵化基地，联合上海音乐学院专家教授与上海地区的非遗传承人，构建起传统民歌保护与创新的系统性平台。几年来，宋频平作为项目负责人，组织作曲家、专家学者深入上海郊区多地的非遗传承现场；在崇明非遗传承人张顺法的院落里，学员记录即兴拖腔的韵律；在青浦举办的全市各区文化馆音乐干部创作营，年轻的曲作者们尝试将劳动号子的节奏融入现代音乐的创作。宋频平说：“只有亲身感受方言的韵味，才能抓住民歌的精髓。”

“盟内平等包容的氛围，让我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宋频平热心盟务工作，多次参加民盟市委组织的培训班和社会服务活动，更是连续 3 年参与民盟“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奔赴贵州毕节讲授声乐培训课程，为当地的学生和老师带去专业指导。

在贵州毕节的一所中学里，有个女孩子令宋频平印象深刻。一名因嗓音沙哑被同学嘲笑的女孩站起身问：“老师我很喜欢唱歌，可是我嗓子是这样的，我唱不了。”宋频平鼓励她：“你想唱就可以做到，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带你试试。”周围的同学都笑她，宋频平带着她从基础发声练起，从 C 调开始唱《茉莉花》，一点点调整歌唱气息、状态，最终唱到原曲的 F 调，成功完成一整首歌。一曲唱罢，女孩激动地抱着宋频平哭泣：“太感谢您能让我唱出声音了！”周围的同学和老师也都感动落泪，温暖通过音乐完成传递，宋频平在这一刻体会到“烛光行动”的初衷。

近年来，她还策划了多场“四史教育音乐党课”，用《映山红》《黄河大合唱》等经典作品串联党史脉络。在新疆泽普的援疆演出中，她以交响乐《红旗颂》开场，雄浑旋律与戈壁星空交织，令当地党员动容。

宋频平将青春全部投入到江南民歌的传承与推广中，还总想着再多做一点：“我辈之力即使微薄，也终不负韶华，不负师恩。”她轻声哼起《茉莉花》——那是老师逐字打磨的版本，每个转音都映着江南的晨曦与暮色。

（作者系民盟市委机关干部）

民盟书画

金山盟员画作绽放中华艺术宫

编者按 近日，首届中国乡土绘画（农民画）作品展览正在中华艺术宫举办，通过农民画的形式，展现新时代城乡生产生活、民俗风情及自然风貌，传承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记录乡土社会时代变迁。其中有两幅来自金山盟员的画作格外引人注目，分别是陈惠方的《沪派江南——新元圩田农耕图》和张应诏的《千盞流光汇古巷》。作为在江南民间美术土壤中绽放的艺术奇葩，金山农民画既饱含水乡清新芬芳的泥土风韵，又洋溢着现代农村丰富的生活气息。让我们透过画笔与创作者对生活的热爱，感受这份源自泥土的艺术力量。

四代丹青，非遗薪火传万家

55 岁的陈惠方生于金山农民画世家，一家四代接力守护着这门传统民间艺术。她 5 岁便拿起画笔，20 岁走上专业化创作道路，35 年来始终坚持探索实践，将金山农民画的非遗基因转化为鲜活的当代审美语言。截至目前，她累计



▲《沪派江南——新元圩田农耕图》

创作 400 余幅作品，其中 30 余幅斩获全国及省市级奖项，50 余幅发表于各类刊物。

自 2013 年起，陈惠方便在金山区多所中小学开设农民画课程，累计授课覆盖超 1.5 万人次。2022 年，她精心打造六课线上海公益课《金山农民画入门课程》，惠及数千名爱好者。“虽然家族几代人都在传承农民画，但这只是一个

家庭的坚守。能让更多人爱上这门艺术，让金山农民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样的传承才真正有意义。”陈惠方坦言道。

作为扎根乡土的区人大代表，陈惠方将工作室设在孕育她成长的金山农民画发源地——中洪村，在笔墨丹青间履职尽责。日常创作之余，她常于茶余饭后与乡亲们闲话家常，在谈笑

间倾听民声，将村民对乡村治理的期盼与非遗传承的思考转化为建议。其中，她提出的《关于加强金山农民画传承发展的建议》被采纳，让这门乡土艺术既守护着文化根脉，又架起了连通民心的桥梁。这种扎根生活、服务民生的传承实践，为非遗注入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谈及此次参展的《沪派江南——新元圩田农耕图》，陈惠方眼中闪烁着创作时的执着：“这幅作品前后创作了一年多时间，最初我只画了传统农耕场景，后来反复修改，特意加入了新能源汽车、共享单车这些现代元素。”她想通过这样的对比传递一个理念：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和谐共生。

青年挥彩，千盞流光映民俗

与陈惠方不同，1990 年 11 月出生于上海金山区的张应诏，是农民画领域的青年力量。他从小热爱纸本绘画及手工艺术，后就读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2016 年至今一直坚持从事漆画和农民画的学习与绘制，其作品多次入选重要展览；漆画《瑰丽自然》入选第四届上海漆画展漆彩东方美术作品展，《保护色》

入选“第九届市民艺术大展”，《同心绘华章》入选江南之春美术作品展，炭笔画《老街夜景》入选第四届金山美术作品展……

此次参展的《千盞流光汇古巷》，是张应诏与乡土、民俗深度对话的结晶。创作灵感主要取材于金山枫泾古镇元宵灯会的热闹场景，以及朱泾传统非遗文化——彩灯节的独特风情。他想通过画笔，将记忆里那些鲜活的民俗场景“搬”上画布。

创作中，张应诏以靛蓝为底色，铺开一幅古老的生活长卷。画中人物皆是生活的主角，孩童的嬉闹、长辈的笑意、商贩的热忱，都被他化作生动姿态。这些人物的穿梭在民俗符号间，灯笼映着笑脸，民俗表演搭起文化舞台。“这些元素不是简单堆砌，而是传递着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执着。”张应诏解释道。

为了让色彩既保有农民画的质朴，又能凸显热闹氛围，他反复调试，最终用明快色调与靛蓝底色碰撞，让传统与鲜活达成奇妙共生。为了让物象动态自然且富有故事感，他不断回忆、速写生



▲《千盞流光汇古巷》

活片段，慢慢让画中人群“活”了起来。

这幅画让张应诏对民俗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它是扎根市井的生活美学，画里的一屋一灯、一人一戏，都是文化传承的注脚。这不仅是一创作，更是用画笔守护精神原乡。”

（文章转载自 i 金山、文旅金山等平台）



人生随笔

如果用“采”字组词，采花，采果，采药，采茶，采莲，采煤，采矿，都和实实在在的物质有关。我细细一琢磨，发现“采风”一词最有味道。水不成形，却可以舀起来装在盆子里；阳光不成形，却还有颜色可以辨别。但是风呢，你说它有形吧，却看不见抓不着，而且无色无味。当一阵风刮过来，你看到的摇摇晃晃的不是风，而是各种各样的树木，你闻到的香味也不是风，而是混在风里的花儿的呼吸。

那么“风”怎么去“采”呢？这让我想到一个地方——扶风，扶树，扶人，扶梯，扶桑，扶养，只有“弱不禁风”，风又怎么扶得起来呢？我去过扶风，属于陕西关中西部，那里最有名的是法门寺，还有就是周原遗址，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出土了大量卜骨和卜甲，以及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很多还是国宝级的，所以被誉为“青铜器之乡”。离扶风不足一百公里的陈仓区贾村镇，出土过一个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上边的铭文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不过，中国的“国”字，那时候没有外边的方框，只有里边的“或”，或理解为疆域无边，只是后来才围了起来，有着江山永固的意思。

继续说“采风”吧。我去查了查，采风一词的本意是指对民情风俗的采集，特指对地方民歌民谣的搜集，出自于隋朝文中子王通《中说》卷五的问易篇：“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是文中子和弟子们谈话的时想对世风发出的感慨。

我们现在的采风是演绎出来的，也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寻找创作灵感和积累创作素材。这些年采风的次数比较多，我开始是不以为然的，总感觉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都大同小异，而且和我无关。但是走着走着，却发现千差万别，除了自然山水和地理气候不同以外，最大的不同还有饮食、民俗民风、历史文化，这么多的不同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色。

后来，我每到一个地方，尝当地的饭菜，爬当地的山，踹当地的河，试当地的水温，逛当地的老街古镇，了解生于斯繁于斯的先贤名士，总感觉有点走马观花的味道。再后来，我便发现，岁月虽然不停地流逝，但是所有的不同并未随风飘散，其实都留在了风中，注入了人们的骨头和血液。而且随着风融合在一起，不仅还送来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又相互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华大地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我最近去的衡水，在相距千里的地方找到了儿童时候的许多记忆。

我采风所去的地方，都不是什么大城市，相反很多地方还特别偏僻，在如今的高铁时代还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比如湖北五峰、云南蒙自。城市生活，其实就是空中楼阁，脱离泥土，脱离人间烟火。正是这些偏僻的地方，才是最接地气的，是这个世界的神经末梢，让我真正地落脚大地之上，真正地看到花是怎么开的，水是怎么流的，山是怎么延绵起伏的。尤其是接触了劳劳碌碌的人们，发现那花不是随随便便开的，那水不是随随便便清清亮亮地流的，那山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翻得过去的。比如在贵州，就看到人们是如何把一条大路扛在肩膀上，使这个没有平原的省份变成了“平原”。

我现在还是不太明白，古人为什么把扶风叫扶风，把抚州叫抚州，把丽江叫丽江，把东阿叫东阿，把桐庐叫桐庐，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我对这些地方的兴趣和热爱。灵感就是来源于热爱，一个拥有热爱的人是会文思泉涌的。所以每次采风回来，我都没有把命题作文当成压力，写出来的文章也都意气风发。

我给这本书还起过几个名字，比如《大好河山》《美丽大地》《美好地图》，当然还有《山川漫记》。之所以用“漫记”，不是漫不经心的意思，而是指“漫山遍野”和“大河漫漫”，之所以不用“游记”，是因为我写的不传统的游记，也不是所谓的文化随笔，那么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写出来的就是风。什么都夹杂在其中的风，可大可小无处不在又无法抓住的风，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风。所以，我还想到了一个书名——《被风吹过的地方》。最后，我还是把这本书命名为《丹风》。

《丹风》是我最高满意的一个书名，因为丹风是一个县的名字，风是凤冠山的风，在城北静静地矗立着；丹是丹江的丹，从城南清清地流过；还有一条风鸣街，多少“远别秦城万里游”的文人墨客夜宿于此，听着“一夜潺潺溪送客愁”的江水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更因为丹风是我的故乡，是经过岁月淘洗和演变出来的名字，是这片土地上的草一木共同的名字。对我来说，还是世界上最美最亲的一个词，我的父老乡亲都住在她的一笔一划里。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盟员）